

「以追憶肯認現時」—— 論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自傳意涵

黃奕珍*

摘要

陸游對於川陝生活的懷念，是他詩歌中的重要主題。以往的研究聚焦於懷念的內容、追憶與當時作品的異同。然而，陸游為何終其一生皆矻矻於追憶遠遊的原因卻未被討論。本文嘗試以「每一次的追憶都是再一次地檢視目前的生活」為視角，重新歸納、分析此類詩歌，而得到以下結論：詩人藉著追憶遠遊來肯定現時生活的美好、接受現時生活的微瑕，甚至拈出哲理以圓滿人生。由是，回憶過往成為努力活在當下的資糧，也創造出一種新穎的自我傳寫模式。

這不僅有別於一般對中國古典文學中追憶作品之刻板印象，也能調和以放翁詩分愛國與自然而彼此互不涵攝的看法。

關鍵詞：陸游、追憶、遠遊、南宋詩人、愛國詩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陸游（1125-1210）追懷蜀中歲月——尤其是「南鄭」時期——的詩歌是相當醒目、突出的題材，據個人的估計，這類詩篇約有 450 首左右。迄今學界對此研究除了鎖定其作品中提到此地的內容外，¹ 大概以比對南鄭紀實之作與追憶之作為主，其中較為特出的是許文軍的〈論陸游在南鄭〉，² 他認為二者呈現了截然不同的詩人形象：前者愁苦而迷惘，是一個嘆老嗟卑的下層官吏與痛苦的天才；後者則化作昂揚卓礪的軍中勇士，狩獵與燕樂為其主要從事的活動。本人也曾就此徑路加以探究，發現追憶之作有增加未曾提及的往事、帶有濃郁的抒情筆調、多作今昔之比、把征西視為人生全景之一等特色。³

這樣的比較雖然對理解此類詩作的內容與回憶的具體作用提供了較堅實的研究基礎，但卻不能解釋為何陸游在離開南鄭，或離開巴蜀後，要在往後三十年間不斷地寫作此類詩歌的原因。本人對此亦深感疑惑，今欲借用西方對此的一些概念，嘗試釐清此一問題。

Mark S. Muldoon 在 *Tricks of Time* 一書中認為重提往事的作用是要重新評估現時，而此現時對敘說者具有獨特而真實的意義。追憶此一行為一旦開始，即是已成過去的歷史之結束與再次作用之時，敘述者希望建立一個不完整、不完美的中介網路來融攝對往事的感受與對未來的期許。⁴ 可以說每一次的追憶，其實都是再一次地檢視目前的

¹ 如胡金佳，〈陸游詩詞中的「漢中情結」〉，《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67-70。

² 許文軍，〈論陸游在南鄭〉，《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2002 年 11 月），頁 254-263。

³ 見本人國科會計畫〈陸游詩邊塞主題與追憶主題的複聲合唱——「懷南鄭」的原型與變調〉（計畫編號：97-2410-H-002-152）結案報告。

⁴ Mark S. Muldoon, *Tricks of Time: Bergson, Merleau-ponty And Ricoeur in Search of Time, Self And Meaning*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7, 223.

生活，並對傳寫現時的自我深具價值。

如果陸游的追憶詩作也帶有這樣的企圖，那麼我們便可由此角度來加以檢視。事實上，他的這類詩作內涵極為豐實，大約可包括以下數類：肯認遠遊經驗以對照現下的不堪或突顯現時的美好，否認遠遊經驗以表現現時的美好或加強其不堪等四種。其中，第一類篇數最多，其基本意涵與傳統詩歌並無太大差別，比較突出的反而是另外三類。本文限於時間與篇幅，僅先擇取他透過遠遊經驗以肯認現時的作品為對象，並將範圍限定於閒居山陰之時，⁵ 嘗試闡析追憶在不斷流逝的時間中對詩人重新釐定生活、確立生命意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肯定現時的美好

陸游在肯認遠遊與歸休時，常常給予作此判斷的理由。例如〈霜天雜興〉三首之一：

楓葉全丹榭葉黃，江城殘角伴斜陽。
琴書自足閑中樂，天地能容醉後狂。
老死山林初不憾，夢遊河渭獨難忘。
穀城黃石今安在？取履猶思劾子房。⁶

開頭先寫作詩時的節候與環境，再寫己身於此中以琴書自娛、醉酒抒狂的快樂，而其重點落在第五句——詩人不以老死山林為憾。不過他仍一直懷念南鄭從軍的歲月，尤其是從那時延續到此時的耿耿丹心。顯然讓詩人同時肯定二段生涯的終極原因在於保持了這樣的忠忱。

⁵ 主要為淳熙十六年（1189）被劾罷官之後，而淳熙七年（1180）年底為給事中趙汝愚（1140-1196）所劾遂歸山陰到淳熙十三年（1186）赴嚴州任前的詩歌亦可為佐證。

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28，頁1955。

而在〈秋霽遣懷〉中，他以開濶的胸襟回顧了從戎一事，以為追求功名本來就蘊含了遇或不遇的可能性，所以最終的結果即使是「不遇」也沒什麼好埋怨的。在此他展現了一種既已盡了力，也就無憾的達觀態度：

陸生少日心膽壯，萬里憑陵寄疎放；
玉關曾誓馬革裹，滄海豈憂魚腹葬。
人生富貴本細事，釣築逢時俱將相。
正令不遇亦何慊，藥鏡丹爐老青嶂。
今年秋晚苦多雨，三十六溪新綠漲。
極知世事不足論，霽日小舟行可榜。⁷

之後，他轉而寫七十四歲在家鄉的生活，雖然表面看來不如從戎山南那樣精采奔放，實際上卻散發了雋永的情味：詩人以採藥、煉丹為樂，而在苦雨的情況下，仍然滿心期盼著天晴後的泛舟之行。而在此部分，他又為前述「不遇何慊」的說法再補上一句：「極知世事不足論」，也就是說，對於事有成或不成之理，他是了然無疑的，也因此才能在歸休之後如此享受看似平淡的生活。

〈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店山橋送馬蹄為韻〉七首之二採用與此相似的筆法，用比例極高的篇幅寫西遊的瞬視昂藏與所見所歷：

我昔西遊邊，萬里持一劍，風餐不自恤，露宿未嘗厭，
棧危餘漢燒，山斷有秦塹，敢誇胡羊美，但懷巴酒釀。
回首四十年，遠遊每關念。秋風跨蹇驢，尚喜道傍店。⁸

這樣的描繪極易使人誤以為他真的全心於憶念四十年前的遠遊，但末

⁷ 同前註，卷 37，頁 2422。

⁸ 同前註，卷 54，頁 3179。

尾的兩句卻蘊藏了更為深刻的訊息。在著名的〈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中，⁹ 陸游為自己塑造了一個「細雨騎驢」的詩人形象，這個形象上接之前的阮籍（210-263）、孟浩然（689-740）、杜甫（712-770）、賈島（779-843）、李賀（790-816）、鄭絜（？-899）等，而標示了在野貧困布衣的詩人特質。¹⁰ 因此，「秋風跨蹇驢」延續了四十年前巴蜀生涯的作詩習慣，我們從詩題的「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可以清楚看到他高昂的興致與隨處嬉遊的樂趣，而「尚喜道傍店」的「喜」正是植基於多年前類似的生活體驗。

有時，陸游會以一種飄忽模糊的方式提到南鄭，使得山陰與彼地的關係需要讀者更深的介入方可以理解其中的意脈。〈秋冬之交雜賦〉六首之六這樣寫道：

碓舍臨寒水，漁舟弄夕霏。烏將九子過，雉挾兩雌飛。
浮世萍無蒂，流年弩發機。常思南鄭日，縣驛跨驪歸。¹¹

前半首寫村居景色，帶有寂靜恬淡的氣味，五、六兩句拈出他對人生與時間的看法，而後馬上轉至對南鄭生涯某一場景的懷念。因為講了人於世上如無蒂的浮萍，所以就從某一方面等同了現時與昔日生活的份量，再說時光飛逝，也就闡明了從昔時到此日的必然，於是，現今玩味、體會的生活切片和過去的某種相似場景也就都被視為美好的片刻，¹² 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另有兩首詩是著重描寫山陰的生活，而輕輕帶到遠遊歲月。如〈湖村秋曉〉：

⁹ 同前註，卷3，頁269。

¹⁰ 張伯偉，〈騎驢與騎牛——中韓詩比較一例〉，《中國詩學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382-404。

¹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73，頁4023。

¹² 此詩末自注：「漢中西縣村落，下臨讓水，景物頗似吾鄉」，同前註。

劍閣秦山不計年，却尋剡曲故依然。
盡收事業漁舟裏，全付光陰酒榼邊。
平野曉聞孤唳鶴，澄湖秋浸四垂天。
九關虎豹君休問，已向人間得地仙。¹³

此詩頸聯承題意寫湖村秋曉景色，頷聯自陳此時已無任何功名之念，而將精力放在飲酒、泛舟之上，末聯區分了之前所說的兩個面向：功名之途是險阻重重，¹⁴ 所幸仍有山水可供遊覽，至少還稱得上「地仙」之名。¹⁵ 然而，他為什麼要在首句提到「劍閣秦山」呢？這也許是因為在那段歲月中，他也致力追求政治上的成就，回到此時，那樣的追尋已無可能，所以才以「不計年」予以帶過，而專注於眼前可以享受的當下。「遠遊」在此並未帶有負面的意涵，只是衡諸現實，僅能暫且不予理會。

〈自詠〉一詩也以宦遊開頭，第三句以後寫鄉居情事。頷聯著重於歸休之身分，而頸聯展現了豁達自在的生活態度，尾聯則以預計行樂一事表達現時此刻的興味：

宦遊疇昔徧天涯，萬里東歸歲月賒。
古道泥塗居士屨，荒畦煙雨故侯瓜。

¹³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10，頁825。

¹⁴ 此語乃出自屈原（約343 B.C.-278 B.C.）〈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201。錢仲聯（1908-2003）以為「九關虎豹」指的是曾覲（1109-1180）、王抃（?-1184）、甘昇（?-?）等。[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10，頁826。于北山（1917-1987）對此有扼要的說明：「務觀政治主張，一為抗金雪恥以重振國威，一為罷黜權幸而統一事權，歷年來論奏、詩歌中所反映者，昭然若揭，此皆為曾覲集團所熟知，乃雙方政治矛盾之癥結，故斷不肯使務觀立足朝廷。」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42。

¹⁵ 《抱朴子·內篇》：「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東晉]葛洪著，《抱朴子》，收入《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冊8，〈論仙卷第二〉，頁6。

園公谿父逢皆友，野寺山郵到即家。
病思漸輕重九近，又將烏帽插黃花。¹⁶

初看之下，全詩所述好像與遠遊無涉，但詩人為何要在首句提到此事呢？「宦遊」一事在此似乎作為「東歸」的對照，一遠一近、一匆促一寬裕、一仕一隱，在此雙雙比對下，現下生活的情趣也被突顯了。

陸游在世的最後一年所寫的詩篇常出以一種審度全幅人生的眼光，〈遠遊二十韻〉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首：

早歲志遠遊，萬里攜孤劍。所至必弔古，如疾得鍼砭。
荒寒過吳宮，摧剝觀禹窆。及仕楊潤間，挂席度天塹。
梁宋不可遊，北望每懷歎。會有蜀漢役，奇嶮日窺覘。
築壇訪遺址，燒棧想烈焰。轅門俯清渭，徹底綠可染。
舊史所登載，一一嘗考驗。胡羊美無敵，黍酒實醇醞。
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參劍南幕，壯志就收斂。
卜鄰楊雄宅，遂欲老鉛槧。但愛古柏青，肯顧海棠豔。
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剡。稽山秋峩峩，鏡水春激激。
餘俸買扁舟，月下采菱芡。湖山最奇處，容我釣石占。
婚嫁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勤醉歌，一死不汝欠。¹⁷

全詩分為四段，每段皆寫生命歷程的一段，分別為入蜀前、入蜀至南鄭、離開南鄭至成都與歸休故鄉。前面三段即詩題所云的「遠遊」，並以「弔古」貫穿而拈出各自的特色。第一階段他看了吳宮、禹穴，之後北上渡過長江，可惜不能越過淮河而至北宋的東京與南京地區。第二階段他觀覽了韓信(230-196 B.C.)的拜將壇與張良(? -185 B.C.)說漢王燒絕棧道的遺址。第三階段則歌詠了不慕名利、潛心學術的揚

¹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47，頁2860。

¹⁷ 同前註，卷81，頁4351。

雄（53 B.C.-18）與屢為杜甫讚揚的諸葛亮（181-234）。¹⁸ 這三階段弔古的線索清晰可辨，即由慕想北宋故土到成功建漢的君臣，最後至投身學術與憑弔出師失利、空餘壯志的諸葛亮。只有第四段脫離這條主線，反而專注於描寫回歸休後徜徉山水、婚嫁子女，因此自覺塵世任務已了，往後只須盡情飲酒、歌唱來度過餘生。末段其實安定了前三段的飄蕩，也減輕了其中的沈痛與惋惜，同理，遠遊的經歷也賦予歸休老者豐富的人生內涵。從這種全體觀照的角度看來，陸游最終肯定了他人生的各個階段。〈春日登小臺西望〉也呈示了相似的圖像：

九十衰翁身尚健，流年過眼如奔電。
憶昔初來對行在，衫鬢青青接英彥。
中間亦嘗走梁益，萬里憑高望鄉縣。
散關驛近柳迎馬，駱谷雪深風裂面。
東歸却尋書生事，誤長諸儒集賢院。
乞身七年罪未除，君恩尚許寬嚴譴。
癡頑亦復病不死，春到故園家釀美。
雨餘草長四野青，日落煙生半山紫。¹⁹

他將人生分為青年時期入京應試、入蜀至南鄭、回朝任官與歸休山陰四個階段。雖然分期與前首略有出入，但一樣忽略了其間的負面經驗，而較著重於愉悅的一面，同時，他也肯認了歸休一段，並對故園

¹⁸ 陸游（1125-1210）在成都時作有〈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其中如此寫諸葛亮：「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整整渭上營，氣已無岐雍。少須天意定，破賊寧患眾……劉葛固雄傑，閱世均一夢。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九原不可作，再拜臨風慟。」〔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9，頁708。另有〈跋古柏圖〉云：「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67。在此之前，杜甫〈古柏行〉與〈蜀相〉皆為歌詠諸葛祠前老柏的名篇。

¹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81，頁4374。

生活的美好做了細膩精要的描繪。

由此上所舉的這些詩篇，不難看出陸游雖然時常懷念遠遊歲月，不過他仍舊非常關注歸休後的生活。他會具體提出某些理由或是以隱微的筆法來肯定目前的狀態，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觀照遠遊與歸休的眼光更加開濶，思考也愈加深密。

三、接受現時的微瑕

在村居的歲月裡，陸游不時回想過往遠遊的種種情事，然而他並不總是掉入那追憶的坎陷不可自拔，而常警覺於此身此刻的所在，而對現時作出肯認的回應。

例如，寫於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的〈村飲〉：

少年喜任俠，見酒氣已吞，一飲但計日，斗斛何足論。
綠草滿雉場，紅旗植毬門，三叫落烏憤，倒瀉黃金盆。
銀爐熾獸炭，狐兔紛炮燔。浩歌撼空雲，壯志排帝閭。
回首今幾時，去日如車奔，朱顏辭曉鏡，白髮老孤村。
隣翁勸黍酒，稚子供魚飧。功名信已乎，萬事付乾坤！²⁰

全詩五分之三都在追憶所謂的少年時期，事實上由其描寫主要應為從軍南鄭之時。²¹ 而後筆鋒一轉，回到「白髮老孤村」的現時，然而，

²⁰ 同前註，卷 16，頁 1292-1293。

²¹ 詩中描寫的場面與其〈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所述極為類似：「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疋；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而狂飲豪縱、炮燔獵物亦與其時生活若合符節，如〈醉歌〉：「往時一醉論斗石，坐人飲水不能敵。橫戈擊劍未足豪，落筆縱橫風雨疾。雪中會獵南山下，清曉嶙峋玉千尺；道邊狐兔何曾問，馳過西村尋虎跡。貂裘半脫馬如龍，舉鞭指麾氣吐虹。」〈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風雨作寒氣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記之〉：「昔我從行臺，宿師南山旁。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霽霜。入冬即大雪，人馬有仆僵。土床熾薪炭，旃毳如

詩篇至此卻未以深沈的喟歎結束，反而用隣翁勸酒、稚子侍候用餐等平凡的日常情事表達村居的愉悅，並以曠達的語氣平衡二者的差距。雖然追憶中的生活如此豪放而充滿激情，比對起來，好像鄉居變得極為遜色，不過此時現刻仍帶著細緻的情味，這從詩人的製題亦可一窺其中端倪。

而〈寓歎〉二首之一僅於開頭點出對壯遊的持續追懷，而內中蘊藏的壯心更使詩人忽略了如今垂垂老矣的現實。接著，他提出對此的思考，如同前節所引〈秋霽遣懷〉所云，對於當時追求功名而不可致之事，他了然其中的道理，只是遺憾自己的寫作能力似乎與日俱衰。而退居的歲月有好有壞，不管如何，他都勇於承擔自己因作詩「嘲詠風月」而被斥歸的命運，而珍惜此時此刻得以食用尋常百姓之食物：

荷戈常記壯遊時，齒豁頭童不自知。
已分功名非力致，更悲文字與年衰。
端居漸覺從人嬾，熟睡偏於聽雨宜。
自斷歸休君勿怪，一盃薺糝敵瓊糜。²²

這首詩前半頻繁地來回於彼時與此時，第五、六句陳述村居後之變化，並與仕宦之時作了比照，其中判斷起落有致，以多層次的對照反映了此時生活的細微面貌。同時，我們也可從此詩看到陸游為何需要外於歸休的其他生涯的原因。

有些詩篇看起來像是傾心於入蜀從戎之生涯：「入玉門關到酒泉，昔人想望若登天。豈知萬里西征客，歸臥家山三十年。」²³ 不過，若輔以詩題加以考量則當另有深意：〈予以淳熙戊戌歲自蜀歸時年五

胡羌。果蔬悉已冰，熟視不得嘗。獵騎荷戈歸，爭獻狐與狼。」以上各見〔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25，頁 1802；卷 14，頁 1134；卷 59，頁 3438。

²² 同前註，卷 23，頁 1711。

²³ 同前註，卷 81，頁 4371。

十四今三十有二年矣猶復強健得小詩自賀）詩人在此似有自豪之意，所以詩中的末二句，其實是強調這個曾經有過類似「登天」經歷的老人，在萬里西征的艱難旅程後猶能回鄉過著長久而健康的生活。

至於〈一老〉則以一種特殊的角度賦予遠遊與現時價值：

太平一老醉騰騰，南陌東阡喜不勝。
民力農桑家自足，士崇名節道方興。
騎鯨仙去時猶遠，射虎歸來氣頗增。
莫道幽棲交舊絕，月中亦有打門僧。²⁴

此詩以一位半醉老人開場，並以次句補敘他流連田間的喜樂心情。頷聯說明「喜不勝」的部分理由是民生富裕、士風端正、社會日趨美好。至於自己則處於一個特殊的階段：離蜀回鄉與死亡之間。而他描述這兩個端點的語句也透露了內心的喜悅：壽終是「騎鯨仙去」，從軍則以「射虎」指代。而且，從戎並未白費，那時的豪氣仍舊持續到現在，而自付去死之期仍賒。於是，他現在就處在這樣的一個美好的空檔裡，但這份美好真的無可挑剔嗎？他在詩末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時空的阻隔，蜀中舊遊難以維繫，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他很快地便以月下造訪的僧人彌補此一缺憾。縱使現時不免帶有些許的瑕疵，詩人也努力地尋找可供娛賞的樂事。

以上的詩篇偏向於以遠遊／歸休並舉的方式呈現對當下此刻的領會，但陸游另有一些作品是較完整陳示對鄉居生活體味之轉變過程的。〈甲寅元日予七十矣酒間作短歌示子姪輩〉即是佳例：

我昔自蜀歸，百年已過半。觀棋未終局，回視斧柯爛。
飽知山林樂，富貴何足換。退休失健法，正坐闇且懦。
齒髮日衰殘，歲月難把玩。蕭朱尚或隙，籍湜固宜畔。

²⁴ 同前註，卷 40，頁 2552-2553。

出門無一欣，撫事有三歎。新年遂七十，推敬媿里閑。
眷眷惜茲夕，凜凜畏明旦。豁然忽大笑，愁若春冰泮。
窮達真兩忘，生死付一貫。清尊既激灑，碩果亦璀璨。
擁門紛鼓笛，上壽列童冠。老翁亦忘疲，起舞影零亂。
不獨誇癡頑，自足洗患難。投床判宿醒，美睡到日晡。²⁵

此詩可分四節，首六句交代離蜀東歸及其認知；次八句寫歸後鬱悶惆悵的心境；而後以四句寫生日所感；最末十四句以歡喜爛漫的語調寫豁達的心境與鄰里子孫祝壽的情景。詩中的情感每段皆有轉折，讀來絲毫不覺沈悶。而且他把歸鄉後的情況作了詳細的描繪，據實呈現了生活裡的悲與喜。不過，令人納悶的是這首詩的重心是村居歲月，為何他要在開首提到自蜀東歸一事呢？原因之一是已然絕念於功名富貴，從而做好歸隱山林的心理準備。原因之二應與「觀棋未終局，回視斧柯爛」有關，詩人原先凝神細觀的人生棋局還未結束，正如東歸後仍須面對未來的生涯，然而，那屬於人間凡俗的心態或身軀卻不敵歲月的侵蝕而衰殘低靡了，而這正與後段描述的狀況相符。儘管如此，人生仍舊是一場多變的棋局，所以末段有了不同的發展。

再如〈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風雨作寒氣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記之〉則先以梁州秋日的氣溫與風土對照嘉泰四年（1204）冬季山陰異常的氣候，用以表示南鄭生活的美好：

昔我從行臺，宿師南山旁。仲秋已戒寒，九月常貫霜。
入冬即大雪，人馬有仆僵。土床熾薪炭，旃毳如胡羌。
果蔬悉已冰，熟視不得嘗。獵騎荷戈歸，爭獻狐與狼。
是時意氣快，豈復思江鄉。邇來四十載，餘景迫耄荒。
結茅鏡湖曲，氣候歲靡常，殘暑排不去，單衣作重陽，

²⁵ 同前註，卷 29，頁 1984。

霜晚木未丹，地燠草不黃，玄冥失號令，瘧鬼意頡頏。
忽焉風雨惡，縱擊勢莫當，頗疑地撼軸，又恐河決防。
和泥補竅穴，乞火燎衣裳。霰雪雖未作，疾癘幸退藏。
風爐薺糝美，瓦甑粳飯香，比隣共安健，相與歌虞唐。²⁶

此詩中段寫反常的氣候，而後是風雨交加、氣溫下降，大家忙著補葺房屋、烤乾衣物，詩人慶幸天氣終於回到常軌。此時再烹製薺糝、炊煮米飯，看到鄰人都平安，不禁要歌誦這美好的日子了。陸游在此處寫鄉居樂事極富藝術性，原先和梁州不同的氣候隨著時間逝去而漸趨正常，原先不如梁州的山陰也慢慢與之並駕齊驅，而經過艱難處境得來的平凡幸福才是此刻真正能夠體味的幸福。而早年不在意中的故鄉，竟在此時透顯著醉人的滋味。

詩人藉由遠遊的角度來觀看的現時並不總是美好無瑕的，不過，這些微瑕也並不影響對當下的深刻體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照愈趨精微，陸游不再僅是選取今、昔的兩段作為比較的資材，而著意於現時的變化。於是，此刻所在的現時也是不斷流轉的，所以也帶有由壞轉好的可能，這也說明了詩人是如何重視其所身處的現在，並以這些特殊、多元的角度重新敘寫個人的鄉居生活。

四、以哲思圓滿人生

陸游也常常以超然的哲思面對人生的不同面向，這是藉由理智去探討宇宙萬象的原理，並企圖以一種整體的觀點詮釋人生。

前兩節的詩篇大約皆將「遠遊」與「歸休」並列，而未以一高於它們的角度加以衡量、取捨。早從淳熙八年（1181）起，在思考二者之關係時，陸游便已有此傾向。〈病中夜興〉先記夜中不寐情景，接

²⁶ 同前註，卷 59，頁 3438。

著以「百計不能逃白髮，一生堪笑役虛名」來開解對從戎歲月的懷念，並以此勸勉自己安於目前的生活：「釣車且作桐江夢，莫念安西萬里行。」²⁷〈病中作〉同樣懷念南鄭，而對此時的生活有喜有悲，但最終則以頗具哲理的詩句加以開解：

老鶴遼天興未窮，此生光景自怱怱。
家為逆旅相逢處，身在嚴裝欲發中。
澀眼尚于書有味，孤愁殊覺酒無功。
揮戈草檄今誰記，歲晚江邊白髮翁。²⁸

不管時光如何流逝以至於自己由英氣勃發到白髮蒼蒼，詩人意識到不論在哪裡，人生都處在一種變動不定的狀態之中。於是，作為平靜安穩的棲止之處的「家」其實也僅是廣義的「旅舍」，看似舒適自如的在家之「身」其實更像是收好行李隨時準備出發的旅客。在這樣的觀照之下，「揮戈草檄」與「江邊衰翁」也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差別了。

而〈寓歎〉二首之二則大量引用佛典，把遠遊、仕宦京城與風月都看作是隨時起滅的幻相，²⁹ 而把在其中受到擾動的心情視為來自天魔的考驗：³⁰

醉撫酒壺憐蠶矮，臥看香岫愛嶙峋。
舊時京洛塵埃面，今作江湖風月民。
幻世界中均起滅，大虛空裡孰冤親？

²⁷ 此詩前四句為「病處秋來久未平，草堂遙夜不勝清。疾風遞響驚林葉，列宿收芒避月明。」同前註，卷 13，頁 1055。

²⁸ 同前註，卷 16，頁 1287。

²⁹ 請參見前節所引的〈寓歎〉二首之一。

³⁰ 《四十二章經》第 26 章〈天魔嬈佛〉：「天神獻玉女于佛，欲壞佛意。佛言：『革囊眾穢，爾來何為？去！吾不用。天神愈敬，因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須陀洹果。』」（東晉）鳩摩羅什等著，《佛教十三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64-465。

可齋入定論千劫，說與天魔任惱人。³¹

而〈遣興〉四首之四採用類似的方式，拈出「清閑即是桃源境」來調和遠遊、仕宦與歸休的差異：

久矣微官絆此身，柴車歸老亦逢辰。
阮咸臥摘孤風在，白墮閑傾一笑新。
萬里馳驅曾遠戍，六朝涵養忝遺民。
清閑即是桃源境，常笑淵明欲問津。³²

至於〈縱筆〉四首之一則提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觀看視角：

莫笑畸翁迫耄期，從來不許俗人知。
繫船慣聽巴東雨，畫策曾從渭北師。
袖劍客同樓上醉，爛柯人看洞中棋。
如今更欲滄溟去，鯨浪浮天信所之。³³

現實中的他是垂垂老矣的、不中看的老人，不過，他馬上聲稱此種判斷是俗人所見，真正的他並非如此。於是，詩人歷數人生中令人醉心的重要場景：入蜀途中至巴東縣聽雨作詩的時刻、³⁴ 南鄭從戎時為王炎（1155-1178）籌畫長策的勳績、³⁵ 過岳陽樓時欲與呂洞賓同遊之

³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23，頁 1711。

³² 同前註，卷 40，頁 2540。

³³ 同前註，卷 48，頁 2889。

³⁴ 〈巴東遇小雨〉二首之一：「暫借清溪伴釣翁，沙邊微雨濕孤篷。從今詩在巴東縣，不屬灞橋風雪中。」同前註，卷 2，頁 171。這是陸游肯定自身可以與前代以灞橋騎驢作為詩人標記者比肩的陳述。

³⁵ 《宋史·陸游傳》：「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 395，頁 4873。

時。³⁶ 而後，再以「爛柯人看洞中棋」來表明自己對於以上經歷的洞澈明白。³⁷ 之後，他再往未來推拓而去，用豪放曠達的語氣陳述將來的命運。隨著生命歷程的推進而不斷警醒地體驗人生豐富的滋味，最後仍能滿懷信心面對死亡，並對其賦予美好廣濶的意義，這被隱藏在不起眼的表象下的那種恆常存在的覺知究竟是什麼？這種覺知把各段生涯的菁華淬鍊出來成為陸游生命既富變化又安靜自在、無往不適的核心素質。同時，這種覺知還帶有獨立不改的特性，是迥異於世俗的存在。

這種整合生命歧異、矛盾、衝突的嘗試，其後亦屢屢出現。例如〈憶昨〉三首之一：

入蜀還吳迹已陳，蘭亭道上又逢春。
諸君試取吾詩看，何異前身與後身？³⁸

雖然四十六歲入蜀、五十四歲東歸、其後回到山陰已然成為遙遠的往事，詩人在八十三歲的春天、在故鄉的蘭亭道上仍不禁深深憶念。然而，那彷彿無迹可尋的過往真的不再存在了嗎？不，詩人長久以來創作的詩篇正是確認過去生涯存在的鐵證。更重要的是，他不只如此界定詩作的價值，從入蜀至現時、從彼時至此刻的創作是一條首尾通連的繩索，每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身」與「後身」之喻，正闡明了它們之間承繼與發展的關係。我們可以說，詩人藉由這樣的觀點，整

³⁶ 陸游出峽東歸作於巴陵的〈岳陽樓〉如此寫道：「黃衫仙翁喜無恙，袖劍近到城南亭。眼前俗子敗人意，安得與翁同醉醒？」〔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10，頁800。

³⁷ 《述異記·石室山》曰：「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見童子數人，棊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斫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梁〕任昉著，《述異記》，收入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4。

³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70，頁3893。

合與統一了他各個生命階段的紛歧。而〈拄杖示子遯〉則由陪伴他四十年的手杖重述此一觀照：

拄杖相從四十年，交情耐久獨依然。
西窮巫峽岷江路，北抵岐山渭水邊。
早已歸休弄泉石，老猶緩步歷風煙。
會同鉢袋并禪版，付與兒孫代代傳。³⁹

在此詩的描述中，這根柺杖不僅陪他入蜀、至梁州，又一路陪他回鄉漫遊於山水之中，可說是忠心耿耿的朋友。而最後兩句說要將它傳與世世代代的子孫，則可見出詩人對這些經歷的珍惜，柺杖濃縮了這些生命中美好的遊歷，也可因此讓後代記憶先人的行止。

而他在世最後一年所寫的〈雜感〉四首之一、二對於人生亦有深刻的思考：

壯遊回首海茫茫，默數方驚歲月長。
舊事莫論齊柏寢，殘軀方似魯靈光。
天際晴雲舒復卷，庭中風絮去還來。
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開？⁴⁰

第一首亟言回首壯遊不勝唏噓之意，並以獨存之此身為「殘軀」，是相當典型的歎老之說。不過，次首卻針對此一事實提出另種看法：人生也像舒而復卷的白雲、飄來飄去的風中之絮，來去變化正是生命的常態，因此，往事已矣、殘軀猶存，不也是這個最高原則的體現嗎？面對這種狀況，「笑口常開」、「時時自在」才是最佳的對策啊！莫怪他在第三首就興致高昂地享受眼前的景色與生活了：「射的山前花柳

³⁹ 同前註，頁 3994。

⁴⁰ 同前註，卷 81，頁 4379。

新，典衣買酒過殘春。」⁴¹

陸游考量遠遊與歸休時，不僅常能提出新穎的想法加以統攝，也漸次發展出具有總結性的意見，並進一步轉化成面對生死的圓融智慧。

五、結語

從「追憶」的功能性著眼，大約可以了解陸游持續懷念遠遊歲月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不斷地為處在當下的自己以及目前的生活定位。這樣的過程並不容易，詩人需要擁有清明的覺知才能夠進行這樣的活動，從以上的分析也可看到他省視生活的成果，他深微精到的觀照與豐富多變的筆法都顯示了一種傳寫自我的新穎方式。

再從追憶遠遊的功能觀察，也可以解釋詩人為何需要提到遠遊才能安置歸休後的生活。根本原因應是遠遊在他的人生中占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它是陸游感受到強烈愛國赤忱的起點、是增長見聞與考古跡古事的機會、是他曾投身於功名事業的證明、也是使他最後能夠安寧自在享受歸休生活的錨具。因此，遠遊與鄉居雖然在時間軸上分列兩端，但在詩人心目中卻並非如此，遠遊從過去不斷回到現時，而彼此交織成獨特的生命圖像。

而且，他的此類詩歌也標示著獨特性，例如，杜甫也以追憶往事著名，不過他是藉此「找回了失落的生命，但同時又為往事已然失落的事實感到悲痛。」⁴² 他總是熱切地嚮慕過往而貶低自身所處的現下。⁴³ 一般的認知也以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追憶是「追溯既往的文

⁴¹ 同前註，頁 4380。

⁴² 許銘全，《杜甫詩追憶主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213。

⁴³ 黃奕珍，〈杜甫〈寫懷〉二首中的異鄉論述〉，《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國立

學，它目不轉睛地凝視往事」或是以「詩、物和景劃出了一塊空間，往昔通過這塊空間又回到我們身邊。」⁴⁴ 陸游此類詩作顯然不將追懷往事作為描述的主體，也不肯把身邊的空間讓位給往昔，他並不因懷念過去而輕忽了當下的存在。

另外，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許能夠調和歷來把陸游詩一分為二、互不干涉的評價：

他的作品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復喪失的疆土，解救淪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閒適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⁴⁵

對陸游來說，這兩種題材並不衝突，用他自己的觀念來說，是「前身」與「後身」，是共同組成整體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們相須而行，並無高下之分。

（責任校對：林泓任）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印，1998年），頁121-123。

⁴⁴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3；頁10。

⁴⁵ 錢鍾書註，《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19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晉〕葛洪著，《抱朴子》，收入《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8冊。
- 〔東晉〕鳩摩羅什等著，《佛教十三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梁〕任昉著，《述異記》，收入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二、近人論著

-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胡金佳，〈陸游詩詞中的「漢中情結」〉，《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2期，2010年4月，頁67-70。
- 張伯偉，〈騎驢與騎牛——中韓詩比較一例〉，《中國詩學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382-404。
- 許文軍，〈論陸游在南鄭〉，《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2002年11月，頁254-263。
- 許銘全，《杜甫詩追憶主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黃奕珍，〈杜甫〈寫懷〉二首中的異鄉論述〉，《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印，1998年4月，頁119-144。

國科會計畫，〈陸游詩邊塞主題與追憶主題的複聲合唱——「懷南鄭」的原型與變調〉（計畫編號：97-2410-H-002-152）結案報告。

錢鍾書註，《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On Autobiographic Meaning in Lu You's 陸游 Poems Regarding Travel Memories in the Sichuan-Shaanxi Area

Yi-Jen Huang*

Abstract

Remembrances of the Sichuan-Shaanxi area are an important theme in Lu You's 陸游 poetry. To date, most research on this feature of his poetry has focused on the content of those memories and the contrasts between his recollections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without considering why it was that Lu You consistently returned to memories of travel in that region in his works. This article takes a new look at this type of poetry by treating remembrances as a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It concludes that the poet uses these memories of a distant journey to not only affirm the good to be found in the moment at hand, but also to accept flaws, and even philosophize on how to lead a fulfilling life. In this way, remembering the past becomes a way of living vigorously in the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as creating a new form of writing about the self. This understanding of Lu You's writing not only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e received stereotypes about works of remembra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acts as a corrective to the view that Lu You's patriotic and naturalistic poems are fundamentally unrelated.

Key words: Lu You 陸游, remembrances, a journey to the
Sichuan-Shaanxi area, Southern Sung poets, patriotic poem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